

【外国语言文字学】

英汉时空概念化方式差异： 时空分立与时空同态

刘正光 徐皓琪

【摘要】本文在论述英语时空分立的基础上,从汉语的文化渊源到汉字的构造,再到汉语的语法系统各层次,以详实的证据证明了“汉语时空同态”的假设。这样的论证一方面说明了沈家煊(2016)的名动包含理论概括过度,同时也在更大的范围内为汉语的“特殊”现象做出了统一自洽的解释,为全面理解汉语的本质性特征和汉语综合性思维特征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理论解释的思路,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时空分立;时空同态;证据;认识论意义

【作者简介】刘正光、徐皓琪,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原文出处】《外语教学与研究》(京),2019.2.163~175

1. 引言

空间和时间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基础。事物在空间中体现其形状和特质,事件在时间中发生、进行和持续。在欧美的分析哲学传统下,空间和时间被看做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主流观点是人们往往以空间的经验来认识时间。本文试图证明一个新的假设:汉语里的时空关系并不像欧美语言那样是分立的,而是同态的或者是融合在一起的。

2. 英语:时空分立

Langacker(1987:183,2013:98)指出,名词表示空间存在(THING),动词表达事件或时间的过程或关系(PROCESS OR RELATION)。这一对表达时空关系的语言范畴在进入语言使用时,入场(时空定位)(grounding)方式截然对立。

2.1 名词和动词入场方式迥异

英语里,名词和动词进入使用时,都必须首先入场或定位,否则不符合语法和语言使用的原则和要求,这反映出英语的本质特征是实现过程(沈家煊2016)。“入场”方式的差异是区分名词性成分与限定小句的概念组织方式的重要手段(Langacker 2008:272)。

英语里,名词性成分入场有显性、隐性、间接三种方式:

(1)a. *The new head just arrived.*

b. *Some people don't like his idea of taking the trouble to make food by themselves.*

作为入场成分,(1a)中的the让head获得有定解读。(1b)中的非定量限定词some和物主代词his分别表示所指对象的无定状态和有定状态。(1b)中的his idea是典型的间接入场方式。Idea是随着表示定指的领属构式的入场而入场的。例(1)体现的是显性入场方式。例(2)则是隐性入场方式:

(2)a. *The man was drinking beer when the car passed by.*

b. *I like beer.*

c. *California is a big state.*

(2a)的beer显示,物质名词往往以零形式入场。(2b-c)中的人称代词和专有名词本来就表示现实世界中的

特定存在,其内在语义本身就能为概念化主体建立起认知关联,是一种内在性的入场。

显性入场是英语常见的入场方式,冠词、代词、指示语、量化语等是常见的入场标记。概而言之,表示空间存在的名词性成分入场主要通过表达空间属性意义的“指示”和“量化”两个语义策略。因为名词性成分本身表示恒定性“存在”,入场标记主要体现识别其存在的方式。“指示”和“量化”是帮助人们识别一个物体区别于另一个物体而存在的最好参数。

动词做谓语时体现小句入场。小句表达概念化主体对世界现实的概念化过程。这个现实包括事件和稳定的情形(Langacker 2008:297-299)。英语里,三种成分可以充当动词的入场手段:时态、体态和情态,其中时态是必备成分。

(3)She *was* enrolled by Qinghua University, while Xiao Wu (*was*) enrolled by Peking University.

英语句子里,谓语动词实际上承担两项功能:一是报告事件的发生或状态的出现;二是通过形态变化体现时间关系,进行时间定位,实现入场。Be被称为“系动词”,其根本作用在于将小句“入场”。按照Langacker (1987, 2008, 2013)的观点,句子里动词必须“入场”成为限定形式,否则在认知上就无法确定其表达的意义。例(3)里be除了作为助动词构成被动语态外,还承担表达过去时间的作用,当然还有“人称”与“数”的关系。

2.2 谓语动词的强时间性

活动都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或发生的。活动或事件的发展进程体现着时间的维度。但不同语言体现时间过程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

(4)She *has been* reading the book for quite some time.

句中有两个助动词时只有第一个助动词具有例(3)所示的两个功能,第二个助动词只充当构式的构成要素:has的功能是构成完成体,表达现在时间;been的功能是进行体的构成要素。

2.3 特征句的泛时化

类指句、中动句、宾语隐形句只能用一般现在时。这种限制产生于这类句子所表达的概念范畴,如:

(5)a. Pandas eat bamboo. b. The book sells well. c. Smoking kills.

例(5)中的动词虽然都是行为动词,但在这些句子中都不是报告事件的发生,而是说明主语的“特征”或“习性”。“特征”、“习性”一般都是稳定、甚至是恒定的状态。一般现在时在英语里的最典型用法之一就是表达永久性的状态或特征。因此,形式与概念是高度吻合一致的。从认知的角度看,一般现在时表达的时间在时间轴上是没有具体定位的,实际上是一个任意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泛时化(panchronization)。泛时化表达同在时间,与特征和习性具有概念上的相容性。但从句法形式上看,表达了时间关系。

2.4 动词非限定形式的无时化

非谓语动词又称动词的非限定形式,不能充当谓语的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在句中沒有入场或时间上没有定位。“非限定形式”反映其认知状态,“非谓语动词”体现其语法功能特征。然而,未入场的动词虽不能做谓语,但仍具有动词的许多分布特征:如带论元、有体的变化等等;同时又获得了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的功能,可以转喻性地表达空间意义,达到了动态平衡,但在形态上与谓语动词相比就失去了时间定位这一关键性要求了。如:

(6)Reading a good book is like having a great conversation with a great man.

(7)Having finished his book, he went abroad for a holiday.

(8)He was very disappointed in *not being invited* to the party.

(9)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is what you should do.

例(6)是一般体,(7)是完成体,(8)是动名词的被动形式。就功能而言,(6)中的动名词分别做主语和宾语;(7)中的-ing分词做状语;(8)中的-ing分词做介词宾语;(9)中的不定式做主语。主宾语都具有空间意义。(6)-(7)

还表明它们能带自己原有的论元。动词非限定形式无时化不能充当谓语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英语谓语动词的强时间性。

3. 汉语:时空同态

3.1 文化渊源

根据维基百科(<http://www.wikipedia.org>),英语里宇宙最初指空间世界,现代物理学中,指时空概念(space-time)。在现代汉语里,“宇宙”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天地万物的总称”(《辞海》)。但在中国先民时代,“宇”和“宙”是两个不同的字,如高诱(2014:5)注:宇,屋檐也;宙,栋梁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是一个空间上无限,时间上永恒,空间和时间同时存在的概念。

古代先民以人居建筑的屋檐和屋梁来表示空间和时间,可从“宇宙”二字中都有一个“宀”代表民居建筑得到解释。一所房子如果没有“栋梁”是不安全的,故“宙”在房屋的构造中最重要,也最受重视。至今农村自建房屋的时候,“上梁”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高亨(2010:205-206)《周易古经今注》:“屋栋在上,下有坚强不屈梁柱支持之,屋始不倾,乃为吉”。“宙”关系到房屋的安危,是房子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完好状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先民子子孙孙安好生活的保障。因此,“宙”的存在意味着古往今来,即时间的存在(刘志基1996)。

3.2 汉语造字中的时空同态

汉字的形体笔画遵循的是语言线性时间编码原则(笔顺规则、部件组合规则),但它仍带有非线性的图像(空间)编码属性(孟华2014:17)。在空间图像编码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画面形象要素的空间布局是对现实的临摹。当部件布局是现实的临摹时,它也受非线性空间法则支配。如“日”在下列汉字中所居位置不同,意味着意义不同。可见这些字的形体结构具有线性时间编码和非线性空间编码双重属性。当“日”在左边或上边时,一般表示早晨或较早的时间;当“日”在下边或右边时,一般表示较晚的时间,如下午、黄昏等,再进一步可喻指“黑暗”或“光照不到的地方”,如“昏晃”。这就是典型的时空同态的反映(以下文字释义主要引自《说文解字》电子版:www.guoxuedashi.com):

晨:会意。从白,从辰,辰时也。辰亦声。本义:星名。即房星。清晨。

杲:明也。从日在木上。日出明亮:“其雨其雨,~~出日。”明亮;光明:“如海之深,如日之~。”高远:“是故民气~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

旦:旦字上面一个日字,表示太阳;日下面的一横表示地平线。所以旦的本意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指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时候。

早:会意。小篆字形,上面是“日”,下面是“甲”。“甲”的最早写法像“十”,指皮开裂,或东西破裂。“早”即天将破晓,太阳冲破黑暗而裂开涌出之意。

曦:多指早晨的阳光。曦中的“禾”和“戈”的横是连在一起的。

晰:光亮,清楚。

晞:有两个基本字义:1)破晓:东方未晞;2)干,干燥:晨露未晞。

晗:出自《集韵》,该字的部首为日字旁,基本字义天初明。雪后初晴的早晨,寓意天将明。迎接美好的清晨,给予希望。

普:从日从并。日无色也。近远皆同。普,日无色也。

旭:从日,从九,亦声。“九”指1-9共九个自然数的最后一个,引申为“最后”。“日”与“九”联合起来表示“太阳上一旅程的最终时刻”。

旧:经过长时间使用或放置的;依前;从前的。

昏:解释为昏暗的样子、头脑昏沉,精神倦怠,出处《说文》:昏,日冥也。

暮:古字作“莫”,像太阳落到草丛中,表示天将晚。

3.3 汉语名词和动词无须入场,直接入句

汉语和英语的根本差别可概括为“构成”过程和“实现”过程(沈家煊2016)。这个论断的意思是,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可以直接入句充当句子成分,而英语则必须先入场,如:

(10)老师买了书。

(10)里的“老师”在谓语动词前,做有定解读,“书”在谓语动词后,做无定解读。然而,无论是有定解读的“老师”还是无定解读的“书”都没有入场标记引导入场,直接入句了。

正因为时间关系在谓语中并不是必要成分,动词的有无不是成句的绝对条件,这就为汉语作为话题型语言奠定了基础。汉语里表达主语的特征(11a)和身份(11b),可不需要判断词“是”,即使表对比的(11c),动词也可省去。

(11)a. 新来的领导(是)女的、年轻漂亮。

b. 他就(是)一老师,你们不要为难他了。

c. 她(上)清华,小吴(上)北大。

3.4 谓语动词的弱时间性

3.4.1 名词谓语句

如前所述,名词表达概念中存在的“物”,具有空间的属性,主要充当主语、宾语,动词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表达命题的时间关系,充当谓语。但汉语里名词谓语句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如(12a)中的“都……了”强调实体变化的过程,以空间性实体来转喻性地表达“过程”意义。(12b)中的“四十里地”蕴含着走完这段路程所需的时间。(12c)中的“星期五”具有序列意义,同样蕴含时间的进程。(12d)中“好脾气”含有相对的等级和变化意义。

(12)a. 你女儿都大姑娘了。

b. 这里距市区四十里地。

c. 今天星期五了,还没有一点消息。

d. 老王好脾气。

(13)a. 我长沙人,他成都人。

b. 那张桌子三条腿。

(13)其实也可做顺序义的理解:地理名词表面上无法有顺序义或程度义。但每一个地理名词都有一个地理位置,在地球上不同经度和纬度,构成一个序列或集合,在该序列中具有顺序义。“桌子”腿的数量可以构成一个序列的集合,如三条腿、四条腿、六条腿、八条腿等构成的桌子。名词空间意义里“等级、序列、程度”等意义能够方便地蕴含时间过程意义实际上就是时空同态的典型表达方式之一。(12d)和(13)虽然时间进程的意义不明显,但所表达的特征与身份意义实际上也蕴含着泛时的“现在”。

有时候,名词谓语句中名词并不表示“等级、序列、程度”等意义,然而使用也相当多,以前学界并没有提供多少解释,主要有两种情况,如:

(14)a. 窗前一盆君子兰。

b. 小李,老王的老婆。

例(14a-b)表面上看没什么抽象的语义规律,事实上都表示“领有关系”。(14a)是动词性领有关系,即“有”的意思,是人类语言中具有类型学意义的领有关系,(15b)表示亲属“领有关系”。“领有关系”的本质是事件图式(Heine1997),其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时间性。名词谓语句表面上只有表达空间关系的名词,由于它们构成事件图式性领有关系,从而具有了弱时间性。

3.4.2 无动词句

无动词句表面上与名词谓语句相似,其实在结构和语义上差别较大,如:

(15)a. 一人之下,百人之上。(并列关系)

b. 一手粮,一手钱。(假设或条件关系)

- c. 一样的出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整体话题切换到局部话题)
 d.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同上)
 e. 我们一家八口人。(存在式领有关系)
 f. 您就她这么一个亲人。(关系式领有关系)
 g. 他这个人,人面兽心。(话题与述语)

例(15)中的各句,语义关系和结构都更复杂,如括号中的说明所示。这类句子不可能补出一个省略了的动词。即根本不可能用动词省略说来解释,因为动词的分布特征基本上不能补进来,如插入时体助词,大多不能前加修饰语。各句通过语境获得了时间义。(15a)强调地位变化的过程,(15b)暗示着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15c)暗示起点一样,但终点(结果)却不一样,也表达了变化的过程,(15d)因话轮的交替进行而具有时间进程意义,(15e)“存在式领有关系”,即“动词性领有关系”,时间性和空间性都弱,但并存。(15f)虽然语义上表达的是关系式领有,但在构成上也是动词性领有关系,与(15e)相同。(15g)中的“人面兽心”既指“他”的特征,也指“他”的本性变化的结果,也具有过程义。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汉语中无动词句这么普遍。仔细考察会发现,无论无动词句表达何种语义关系,都可以概括为一个更抽象的意义,即“出现的状态”。状态既具有空间的样态性,也具有时间的延续性。

Langacker(1987:220)指出,状态可以定义为一种朴素的无时间进程的关系。虽然状态本身没有时间意义,然而状态出现之前必定经历一个事件或行为的过程,这是转喻思维的结果。汉语里表达特征(状态)的方式特别丰富,正好符合汉语的一个基本特性,即汉语是一种主观化程度很高的语言。一个句子表达的命题时间性和空间性越强,其客观性就越高。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弱化有利于说话人从现实(realis)话语世界转向非现实(irrealis)话语世界,这就是思维和语言的虚拟性(virtuality)。虚拟性能够有利于说话人更好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与认识(刘正光2016)。

3.4.3 名词谓语句、无动词句的时间“推移性”

名词谓语句、无动词句表达的时间意义都是外在时间意义,即名词短语或名词性成分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时间意义。其时间意义都是在语言使用中或在更大的认知域中获得的,如衔位的名词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其时间意义,如(16)是通过两者各自的变化过程形成一个比较性的发展过程,而体现时间意义。

(16)我们俩同学,我才处长,他却司长了。

绝对处所词表面上看是空间意义非常强的词,如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但由于人类活动或空间运动的缘故,从其中的任一城市到另一城市,便自然地将这些城市的位置进行了排序,它们的空间位置共同构成了一个抽象的位置图式,人们在这样的空间位移中,赋予了它们时间意义,如:

(17)长沙一过,就快终点站广州了。

衔位名词和绝对处所词的顺序义可以看成是其内在的语义要素,是一种范畴性的语法意义,因而,比较容易充当谓语,体现出说话人所赋予的时间意义。但有些情况下,即使名词没有顺序义(包括程度义),也可在语境中获得:

(18)a. 快过来,一个部队的老战友了,还用介绍么!

b. 你都专家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解释不了吗?(刘顺2003:76-77)

“战友”、“专家”的语义要素里并不含有顺序义,但在语境的作用下,获得了一定的顺序义,即“老战友”是经历了一定时间、彼此比较熟悉、了解的并肩作战的同伴,其中的“老”与句尾的“了”充当了顺序义产生的语境;“专家”指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全面的人。“都”和“了”意味着以前不是,现在是了,暗含着一个变化的过程。邢福义(2001:261)指出,这样的名词短语具有“推移性”,它所表示的概念是由相对的概念推移而来的,原来并非如此。这也说明名词短语含有时间过程意义。

用“什么”，一般不用“怎么样”，指代谓词性成分既用“怎么样”也用“什么”，即“什么”既可替代名词性成分，又可替代谓词性成分，如(26)。

(22)我就佩服他这吃(这饭量)，他可是太能吃了。

(23)周密地调查一下/周密地调查这里的情况/已经周密地调查过了(状语)

(24)不去、没去/*不车、没车

(25)多余的房子只能卖和出租。

(26)看什么?看电影。看什么?看下棋。

这些归纳和总结对我们论证汉语时空同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五方面的证据有一个高度一致的特征，即用来标记动词性(谓词性)成分的语法标记或方式，都可用标记名词性成分的标记或方式取代。换句话说，汉语里，时间意义或关系的表达都可用表达空间意义的标记或手段来实现。这自然就意味着空间和时间的同态。

3.5.3 零句的指称性与述谓性

沈家煊(2016: 103)在赵元任(Chao 1968/2011)提出的“零句(minorsentence)是汉语的根本”基础上，推导出名动包含的格局，如例(27)所示：

(27)a. 不下雨三个月了。 b. (他)不死一百岁了。

c. 电影儿我看报了，没什么好的。 d. 我死了丧事从简。

e. 我死了你顶好再嫁。

(27a)中的“不下雨”做主语，指称一种状态，“三个月了”述说主语所处状态的持续。(27b)中“(他)不死”是条件性主语，“一百岁”述说一种结果。(27c)中的“电影儿我看报了”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主谓句在整个句子中充当主语，指称一个讨论的话题。(27d)中“我死了”充当主语表示时间，“丧事从简”充当谓语对前面的话题主语加以说明。(27e)中“我死了”表示条件，“你顶好再嫁”做定语说明条件产生后的结果。动词性成分和主谓短语做主语在保留其事件性(时间意义)的同时，也获得了指称性(空间意义)。名词性成分充当谓语则刚好相反，在保留其空间性意义的同时获得了时间性意义。主谓短语既能做主语、也能做谓语则集中体现了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特征。

3.6 超越名动包含

名动包含能有效解释汉语里动词做主、宾语的问题，但过于强调名词的基础地位，过分强调了其空间性特征。有一些现象需进一步拓宽理论思路，才能做出更好的解释，比如下列现象(1)–(3)类现象转引自马庆株 1998: 70–75)观察到的：

1) 名词后接方位词表示过程意义

抽象名词，尤其是活动性或事件性名词，如“战争、仪式、手术、雷雨、酒会、晚饭……”等等，后接方位词组成“名词+前、后、以前、以后”构式，表示过程意义，名词后接方位词具有指称义，这是名词的空间属性特征，但表达过程意义，却是时间属性特征的反映。这种情况正好与动词后接方位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说明名词和动词与方位词连用都可以体现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的并存。

2) 动词后接方位词获得弱指称性

“动词+中”表示过程意义，“动词+下”表示“控制”意义，其控制对象常为指人名词，如“包围、参观、爱护、保护……”，能这样与方位词组合的动词还有很多，但必须表达过程意义或者是生命度较高的动词，或多或少都会具有指称意义，即同时兼有时间义和空间义。

3) 动量词+名词：时间意义弱化、空间意义增强

有过程义和陈述义的名词用于“动量词+名词”，形成“数量名”结构，如“一次会议、一场雨、一顿饭……”，

动量词本来是说明动词状况的,时间性强于空间性,与具有过程义或陈述义的时间意义名词连用时,强化了空间意义与时间意义的同时存在,或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

4) 名量词+动名兼类词:高指称性

有些兼属名词的动词可前用名量词,组成指称性很高的体词性偏正结构,如“一层顾虑、一段经历、一项调查”,用时空同态的观点来看待上面四种情况的语言使用,能够更好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动态关系。

5) 名词重叠具有时空量化意义

重叠是汉语最重要的形态手段之一,可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和状语。重叠后最基本的意义是“量”,如例(28)(28b-d转引自吴吟、邵敬敏2001):

(28)a. 我心里疙疙瘩瘩的。(谓语)

b. 我们风风雨雨几十年终于走到了今天。(状语)

c. 这是我们家族世代代的心愿。(定语)

d. 让这段文字为我们作证,生生世世永不变。(主语)

“名词、动词、形容词不管是单音还是双音,各自重叠后都能变为摹状性词语”(沈家煊2016:106),即重叠产生描述性意义。(28a)描述心理活动或变化,(28b)通过描绘两种情状的交替出现而具有了时间意义,(28c-d)包含着彼此之间的相继相续而具有了时间意义,体现出纵向的延长(吴吟、邵敬敏2001)。

6) “副+名”与“形+动”表达方式

按照语法的一般原则,形容词修饰名词,组成定中结构,副词修饰动词,组成状中结构。但是,在现代汉语里,副词修饰名词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语言使用中,如(29)中:当名词接受副词修饰后,其空间意义弱化,特征意义浮现,暗示着状态的变化或行为举止的表现。从这个角度看,名词受副词修饰时获得了一定的时间意义。

(29)他今天在晚会上的表现很绅士。

动词受形容词修饰,尤其是双音动词受形容词修饰也是汉语使用中的常见现象。王文斌(2015)在论及汉语的空间性时列举了“大、小”等形容词分别修饰动词的很多用例,如“大吃大喝、大胜,小打小闹、小叙”等等。沈家煊(2012)认为这是名动包含的证据之一,因为双音节化对动词所产生的作用是“动性减弱,名性增强”,即单音节动词是动强名词,而双音节动词是动弱名词。张伯江(2012)也有类似看法,即双音节动词的动性弱,动词的双音化具有名词性效应。

7) 复现虚词的时空同态

除了动词表达时间意义外,虚词或功能词也可表达时间或空间意义。

(30)a. 又哭又闹、又吃又拿、又唱又跳 b. 又细又长的手指、又圆又大的耳朵

(31)a. 时断时续、时走时停、时红时绿 b. 时深时浅的酒窝、时大时小的煤层

(32)a. 这条山路很不好开,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高山怪石。

b. 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天。

(33)a. 房前屋后、身前身后、车前车后、山前山后

b. 课前课后、饭前饭后、会前会后

c. 生前死后、赛前赛后、学前学后

“又……又”、“时……时”本来是表达时间意义的格式,如(30a)和(31a)表达行为的反复、状态的并存或相继,也可以表达空间意义,如(30b)和(31b),但(31b)也可理解为蕴含了时间意义,指不断变化的状态。“一边……

一边”本来是空间意义的格式,如(32),却往往可以表达时间意义,此时“一”可以隐去,但隐去后,语音上的停顿没有了,如(33)。“前、后”既可以指空间,如(33a),也可以指时间,如(33c)。值得注意的是(33b),其中的“课、饭、会(议)”虽是名词,但本身具有时间意义。可以说是处于(33a)与(33c)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时间意义更为突出。

复现性格式不仅仅在虚词中使用,实词中的存在动词“有”和数词“一”也可以有类似虚词的复现用法,如:

(34)a. 有房有车、有山有水、有权有势、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粗有细

b. 有说有笑、有吃有穿、有升有降、有赚有亏、有胜有败、有输有赢

(35)a. 一天一夜、一桌一椅、一凹一凸、一坑一洼、一山一水(皆为名词)

b. 一事一议、一步一跪(名词、动词)

c. 他一说一劝,女孩就同意了。(动词、动词)

(34a)列举空间中的存在物,但“大、小、长、短、粗、细”都是表达空间属性特征的形容词转喻以后表示存在物。(34b)列举的行为事件,在继承了构式的空间意义的同时,还获得了事件所蕴含的时间意义。数词一般是修饰名词,但在汉语里可以修饰动词,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其解释类同于(35)。

4. 结语

本文在论述英语时空分立的基础上,从汉语的文化渊源到汉字的构造,再到汉语的语法系统,提出了详实的证据证明了“汉语时空同态”的假设。这样的论证为沈家焯先生的“名动包含”理论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对汉语的所谓“特殊”现象做出了统一自洽的解释,为全面理解汉语的本质性特征和汉语综合性思维特征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理论解释的思路,具有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 [1]Chao, Y. R. 1968/2011.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2]Heine, B. 1997.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M]. Oxford: OUP.
- [3]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4]Langacker, R.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Oxford: OUP.
- [5]Langacker, R. 2013. *Essentials of Cognitive Grammar*[M]. Oxford: OUP.
- [6]陈平,1988,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J],《中国语文》(6):401-421.
- [7]高亨,2010,《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8]高诱,2014,《淮南子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9]刘顺,2003,《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 [10]刘正光,2016,虚拟性与句法语义的逻辑关联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36-48.
- [11]刘志基,1996,《汉字文化综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 [12]陆俭明,2005,《现代汉语语法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3]马庆株,1998,《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14]孟华,2014,《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15]沈家焯,2012,“名动词”的反思:问题和对策[J],《世界汉语教学》(1):3-16.
- [16]沈家焯,2016,《名词和动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
- [17]王文斌,2015,从“形动结构”看行为动作在汉语中的空间化表征[J],《外语教学与研究》(6):803-813.
- [18]吴吟、邵敬敏,2001,试论名词重叠式语法意义及其他[J],《语文研究》(1):12-16.
- [19]邢福义,2001,《邢福义选集》[C],萧国正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张伯江,2012,双音化的名词性效应[J],《中国语文》(4):338-346.